

目 录

Chapter 1 会飞的尸体	1
【1】	1
【2】	3
【3】	5
【4】	7
【5】	9
【6】	10
【7】	11
【8】	13
【9】	14
【10】	16
【11】	18
Chapter 2 飞帘小镇	18
【1】	18
【2】	20
【3】	22
【4】	24
【5】	27
Chapter 3 诡火	29
楔子	29
【1】	30
【2】	32
【3】	35
【4】	37

【 5 】	40
【 6 】	41
【 7 】	42
【 8 】	43
【 9 】	44
Chapter 4 传说	45
【 1 】	45
【 2 】	47
【 3 】	48
【 4 】	50
【 5 】	52
【 6 】	53
【 7 】	55
【 8 】	57
【 9 】	59
【 10 】	60
【 11 】	62
Chapter 5 顽灵	62
【 1 】	62
【 2 】	64
【 3 】	67
【 4 】	69
【 5 】	71
【 6 】	73
【 7 】	75
Chapter 6 不见不散	77
【 1 】	77
【 2 】	79
【 3 】	81

【 4 】	83
【 5 】	85
【 6 】	86
【 7 】	88
【 8 】	89
Chapter 7 惩罚	90
楔子	90
【 1 】	90
【 2 】	91
【 3 】	93
【 4 】	95
【 5 】	97
【 6 】	101
【 7 】	102
【 8 】	104
【 9 】	107
【 10 】	110
【 11 】	114
【 12 】	117
【 13 】	117
【 14 】	119
Chapter 8 甜蜜诡计	120
楔子	120
【 1 】	120
【 2 】	122
【 3 】	125
【 4 】	127
【 5 】	129
【 6 】	131

【 7 】	132
【 8 】	134
Chapter 9 死亡热线	135
【 1 】	135
【 2 】	137
【 3 】	138
【 4 】	140
【 5 】	141
【 6 】	142
【 7 】	144
【 8 】	146
Chapter 10 鬼房子	146
【 1 】	146
【 2 】	151
【 3 】	155
【 4 】	161
【 5 】	163
【 6 】	167
【 7 】	169
【 8 】	171
【 9 】	175
【 10 】	178
【 11 】	181
【 12 】	183
【 13 】	185
【 14 】	187
【 15 】	190
Chapter 11 灵猫	190
【 1 】	190

【 2 】		193
【 3 】		195
【 4 】		196
【 5 】		200
【 6 】		203
【 7 】		207

Chapter 1 会飞的尸体

【1】

上午十点，丁萨还躺在床上，虽然已经醒了，但他就是不想起床。

渐渐有了一点尿意，丁萨开始挣扎，究竟是在温暖的被窝里再躺上一会儿，还是去卫生间轻松一下？这个两难的问题让他考虑了接近十分钟，还没等他做出最后的决定，放在枕边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。

丁萨抛开了二选一的选择题，下意识地伸出手臂，赤裸的手臂顿时在寒冷的室温中泛起一层细细密密的鸡皮疙瘩。摸索到手机后，丁萨立刻接通了电话，但听筒里却只传来沉重的呼吸声，仿佛关在笼中的野兽正在喘息，偏偏就是没人说话。丁萨大声“喂”了几下，对方“砰”的一声挂断了电话。

是恶作剧吗？丁萨郁闷地看了一眼通话记录，是个极陌生的号码。大概是骚扰电话吧，自从上个月他在画廊里展出作品，并在标题下留了电话号码后，便不断有人拨打类似的无声骚扰电话。据丁萨分析，其中多半电话都是嫉妒他的同行打来的，毕竟他的油画作品卖得很好，抢走了不少同行的生意。

也正因为最近接到许多骚扰电话，他干脆把原来的手机号转移到自动答录机上，改用另一个号码。现在这个号码，也并非重新申请的，而是丁萨以前用作家人联系专用的号码。没想到才用两天，就又有人打来了骚扰电话，看来嫉妒心真的可以让人无所不为。即便是这个新电话号码，短短几天他也已经收到过好几十次无声骚扰电话了。

有了这段插曲，丁萨也没什么心情继续躺在床上了。下了床，泡了一包方便面吃完后，他便打开了电话自动答录机。他听到的第一条新留言，恰好是他吃方便面时接收到的，内容只有几句话：

丁萨，我知道一处不错的农庄，坐落在一望无垠的麦田中央，麦田中还有许多形状古怪的榕树。现在麦田枯了，榕树还绿着，景色很有震撼力。

如果你有兴趣，和我联系。我是邹爽。

听完这段留言后，丁萨心里不禁“咯噔”一下。

邹爽是丁萨的画商，丁萨创作出的每幅画，送到邹爽的画廊都能卖出好价钱。最近邹爽那边传来了好消息，说丁萨才送去的几张油画被订购一空了，请丁萨尽快送去新作。不过，丁萨已经有十多天没画油画了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暂时缺乏灵感。

丁萨的油画，以细腻的写实风格而受到收藏者的追捧。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巨幅风景画，比如暴风来临前的海滨浴场，比如雨过天晴的草原牧场。他的油画通常悬挂在高档会所的墙上、超级富豪的客厅、政府机构的会客室中，许多人都评价他的作品真实得仿佛能够令人亲临其境。

不过，也有同行以酸溜溜的口气评论，丁萨的油画真实得有点过头了，就像是对着照片临摹出来的，技巧有余，却缺乏创作力，只能做一个画匠，却永远成不了画家。

对于此种评论，丁萨只是大度地耸耸肩膀，不予回应。他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那些同行说对了，自己的作品确实是对着风景照片临摹而作的。大自然的惊人风景，乃鬼斧神工，并非一成不变，美景往往一瞬即逝，可遇而不可求。点与线、光与影，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变化，岂能一直对着风景作画？

但丁萨对作品的要求无疑是极严格的，他所临摹的每张风景照片，都是自己亲手拍摄的。如果临摹别人的作品，就成了抄袭，那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事。准确地说，他不仅仅是个技艺高超的油画师，更是有着美学思考的优秀摄影师。

不过，正因为他一直不予回应旁人的非议，所以也从未承认自己是临摹作画，毕竟他还是想在同行面前扮作一副真正画家的姿态，而不是画匠。

而最近他在创作上遭遇瓶颈，最大的原因就是 he 不知道在哪里能拍到足以让人感觉震撼的风景照。

【2】

两天之后，丁萨按照与邹爽约定的时间，根据车载导航仪的指示，驾车来到了那座名为枯叶庄的小镇。

正如邹爽在电话里说的那样，在来枯叶庄的途中，处处可见干枯的麦田，灌溉麦田的水渠已经断流了，苍茫一片不见人影，就连稻草人也毫无生气。偶尔能见到几株常绿的榕树，但也长得歪歪曲曲，并不像邹爽介绍的那样，充满着蓬勃的生机。

丁萨和邹爽并没同车前往，是因为邹爽要带着他的妻子许小曼一起到枯叶庄来。许小曼是个相当麻烦的女人，用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来说，她有点太过神经质了。虽说她长得很漂亮，很有女人味，但有时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作出许多令人费解的举动。

比如有一次，许小曼盯着路边盘成一团的蛇蜕，盯了好几个小时后，忽然冒出一句幽怨的话语：“蛇每年都蜕皮，是因为他们想重生后，长出四只脚来。”用邹爽的话来说，许小曼一直活在一个充满了诗情与画意的世界里，她身边环绕着一堵自己建造的透明墙，她不允许任何人破墙而入。

和这样的女人同车，丁萨会感觉周身不适，更会影响他的创作灵感，所以他宁肯自己开车前往枯叶庄。另外，邹爽在开画廊前，是个飙车族，直到现在也是以摩托车代步。摩托车只能搭载两人，哪里还有他丁萨的座位？

在来之前，丁萨也曾略带戏谑地问邹爽，许小曼最近又在为自己构建什么样的透明墙？邹爽叹了口气后，答道：“她这段时间一直说，其实她会飞……她想去哪里，就可以飞到哪里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后，丁萨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因为他忽然想起，过去也曾经听到两个女人对他说过同样的话。一个女人是在与他一起在KTV包房玩，进入状态时的不知所云。另一个女人则是与他在床上共赴巫山，高潮来临时尖叫出来的胡言乱语。不过，那是丁萨大学时代玩一夜情时发生的事了，那时他放浪形骸，夜夜换娇娘，现在连当时身边躺着的人是谁，都没有半点印象了。

对了，邹爽还说，他之所以能找到枯叶庄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，正是他在为妻子许小曼寻找一处疗养地而无意中发现的。那里有座改建成乡间旅社的农庄，非常静谧，正是疗养的好地方。

这实在让丁萨感觉有些晦气。

中午 11 点半的时候，丁萨终于抵达了枯叶庄中的那座农庄。

有如巨大水泥蒙古包的农庄，果然坐落在一大片平整的麦田之中，四面一望无际，唯有低矮得接近地面的干枯麦秸，展示着无可遏止的悲凉。

将车停在农庄外的空地上，丁萨下了车，走入了农庄的圆拱门中。在两小时前，他曾接到邹爽的电话，说他和许小曼先到一步了，已经住下了。

在农庄旅社的前台，一位即使穿着漂亮笔挺制服也掩盖不住乡村气息的小伙子，为丁萨安排好房间后，对他说：“您的房费已经由那位邹先生付清了，不过现在邹先生夫妇正在休息，他留了话，让您下午再去找他。”

“哦？”丁萨扬了扬眉毛，饶有兴趣地问，“你们见到邹先生的太太了？她给你们带来什么困扰了吗？”

前台店员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邹先生准备让他太太在我们这里长住的，他太太的状况，我们也略知一二。”

丁萨旁若无人地放声大笑，然后接过钥匙，串在手指上一边摇晃着，一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【3】

冬季是旅游淡季，既然麦田全都枯萎了，哪还有赏麦浪的城里人光顾？难怪整个农庄旅社里只有邹爽夫妇和丁萨租住了两间客房。

前台服务员叫小五，他帮着丁萨把行李搬进客房中，顺便还以兴奋的口吻说道：“上午邹先生来办理入住手续时，他太太可真不得了呀，居然在大堂里就脱掉大半的衣物，手里抓着一一条纱巾，一边轻盈地奔跑，一边狂呼着‘我要飞，我可以飞’，哈哈！”

丁萨也笑了。丁萨知道，邹爽虽然现在生意做得顺风顺水，但画廊刚开业的时候却极惨淡，多亏许小曼娘家的资金支持，才让他渡过了难关。所以画廊持证人写的是许小曼的名字，资金调动也需要获得许小曼的印章才能运作。好几次与丁萨结款的时候，恰遇许小曼病情发作，延误了时间，这也让丁萨很是不爽。

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倒是没拖延结款时间，丁萨也听到一点风声，似乎是邹爽另外刻了一块许小曼的私章，把真正的印章掉了个包。当然，这是别人的私事，丁萨才懒得管呢。

午餐时间，小五送来了农庄旅社最出名的麦田套餐，其实就是粗粮炒饭，外加一根鸡腿、一碗青菜汤。吃完之后，丁萨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便睡着了。起床的时候，恰是下午两点，该去找邹爽了。

丁萨下了床，刚拉开门，就赫然看到邹爽站在门外。

邹爽是个身材瘦高的中年男人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温文尔雅。不过此时的他，却眉头紧锁，脸色有些焦躁不安。

“老邹，怎么了？”丁萨关切地询问。

邹爽立刻高声问道：“你见到许小曼了吗？”

丁萨有些诧异，他也刚起床，哪能见到许小曼？

邹爽连声解释，说自己11点的时候就与许小曼吃过了午餐。因为今天许小曼有点发病的迹象，所以吃完饭后，邹爽给妻子喝了一杯掺了安眠药粉的橘子汁，并陪着妻子午休。可奇怪的是，邹爽一躺上床，就感觉头昏脑胀，没一会儿便睡着了。等他再醒过来，已是下午两点，身边却空无一人，天知道许小曼去了哪里。

“我从来没睡得这么死过，平时午休最多一小时就足矣了。”邹爽拍着脑袋懊恼地说，“后来我仔细看了看给许小曼喝的橘子汁，发现残留的果汁里根本嗅不到安眠药粉的气味。我这才恍然大悟过来，原来是许小曼掉换了果汁，把掺了安眠药粉的橘子汁给我喝了，难怪让我睡了这么久！”

丁萨也知道，许小曼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精神失常，所以向来抗拒服药，邹爽每次让她吃镇静剂，都是偷偷掺在果汁里让她喝下的。

今天许小曼为什么会偷偷掉换盛满果汁的杯子呢？难道她是在假装癫狂？

还好许小曼趁着邹爽睡着之后跑出去了，要是她真癫狂大作，跑到农庄厨房拾一把菜刀，再回房把邹爽脖子砍下来，那就糟糕了。

丁萨赶紧劝了邹爽几句，又陪邹爽在旅社里找了一番，没找到许小曼的踪影。最后他们一起去了一楼大堂，询问前台服务生小五。小五说，除了午餐时去给丁萨送过麦田套餐之外，他一直待在大堂里，根本没见到许小曼外出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许小曼真的外出了，那肯定就是趁着小五送餐的间隙跑出去的。

“看来，我得到外面去找找她了。”邹爽沮丧地说道，随即他又问丁萨，“你陪我一起去找吗？”

丁萨却摇了摇头，他可不想掺和别人的家务事，要是遇到邹爽两口子大吵大闹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影响了他的创作状态就糟了。于是他对邹爽说：“你在电话里给我说过，这里有一处散发着独特魅力的风景，你把地址给我吧，我想先去看看。”

邹爽皱着眉头，似乎有点不满，但他还是拿出一张白纸，为丁萨画好了风景地的行进路线图。

那处风景在相当远的地方，仅从地形图来看，只有一条简易公路可以抵达那里，大约有 40 分钟的车程。

“远是远点，但那里绝对值得你一去。”邹爽斩钉截铁地介绍道。

【4】

丁萨回房取了高精度专业相机，便出了旅社，驱车向目的地行进。

这条简易公路确实够烂，随处都能见到凸出于水泥地面的尖利石块，好几次丁萨都痛心地听到底盘传来“咔咔嚓嚓”的擦刮声。丁萨不得不放慢车速，原本 40 分钟的车程，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抵达。

路上，丁萨通过后视镜，看到有一辆摩托车一直跟在他的车后，时远时近，却始终没有跟丢。一开始丁萨以为是邹爽跟在后面，但仔细看看，发现那只是一辆很普通的杂牌摩托车，而邹爽玩的却是价格能够比肩豪华轿车的进口摩托。

再说后面驾驶摩托车的人，那家伙一直戴着护目镜，还穿着连帽衫，根本看不清楚模样。不过，丁萨丝毫不担心那会是劫道的匪徒，毕竟读书时他曾练过空手道与跆拳道，三五人合攻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

丁萨将轿车停在了一处半山腰上，据邹爽说，这里就是观察那处风景的最佳位置。

邹爽在电话里介绍的绝佳景致，就在山腰下的一片平缓地带。那里是一望无垠的麦田，现在已经尽数枯萎，只剩有气无力趴在黄土上的秸秆。其中每间隔几十米，就有一个由秸秆堆成的堆垛，足有三四米高。而在麦田中央，则有一棵生机勃勃的巨大榕树，冠盖遮天蔽日，树干即使数人也难以合抱。

那棵大榕树很高，遍布红色的须根。有的枝条从树冠垂落而下，直抵地面，甚至插入土中。苍凉的天地中能见到这么一棵绿色巨树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

丁萨赶紧拿出专业相机，支好三脚架，盖上取景镜头，不停地从山腰处以鸟瞰的角度进行拍摄。但随即他便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从这个角度取景，哪有走到山脚，再以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取景好呢？

从这里走到山脚，只有一条石板路可以抵达。因为山势险峻，山路以迂回的“之”字形盘山向下延伸，山路的入口恰在丁萨的身后。丁萨装好摄影器材，裹在大摄影包里，拎着三脚架转过身，准备下山。

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，忽然看到一个人影躲进了不远处的一棵榕树的树干之后。丁萨还看到一辆破旧不堪的杂牌摩托就停在一旁。

是那个一路跟踪着自己的家伙。

丁萨顿时心生好奇，他想看看那家伙究竟是何许人也。于是他放下器材包，径直向那棵小榕树走了过去。

那个跟踪者避无可避，只好满脸尴尬地站了出来。

让丁萨诧异的是，那个跟踪者竟然是农庄旅社里的服务生，小五。在小五的手里，还拎着一台数码 DV 机。

刹那间，丁萨明白小五是来干什么的了。

在同行之中，一直有人攻击丁萨的油画是依着照片临摹而成的，买他的油画还不如直接买照片。尽管丁萨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，但始终有同行想找到他临摹照片的证据，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攻击。唉，红眼病害死人啊！

这个小五一定是同行花钱雇佣的吧？他拿着 DV 把丁萨拍摄风景的影像记录下来，等以后一旦丁萨画好了那幅作品，再抛出这段 DV，搞臭丁萨的名声。

过去丁萨也遇到过这样的狗仔队，按照平时的性情，他会直接一脚踹过去，把狗仔队蹬倒在地，然后取出 DV 机里的存储卡后折断。不过，今天丁萨却没有这么做，因为他忽然想起，自己到枯叶庄这边来寻找风景的事，只有邹爽一个人知道。

难道是邹爽找来小五偷拍自己的吗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莫非是为了进行一次话题炒作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就没必要殴打小五了，毕竟邹爽是自己的画廊老板，他不会害自己的。就算要进行话题炒作，最终得到好处的也是丁萨自己嘛。

于是丁萨微微一笑，转过身拾起器材包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向山下那片枯萎的麦田走去。

【5】

沿着石阶来到麦田边缘，再逐渐靠近那棵巨树，沿着榕树绕了几圈后，最后丁萨选定距离那棵树尚有 50 米远的地方，支好了三脚架。通过镜头取了几个景，效果很满意，但丁萨是个精益求精的人，他总觉得要是天色再暗一点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拍下的照片更能体现出苍凉与生机的强烈对比。

于是丁萨蹲在三脚架边点了一根烟，慢慢等待着天色渐渐暗下去。

丁萨也朝石阶的方向瞄了一眼，见到那个狗仔队一般的小五依然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，偷偷拿 DV 机记录着他摄影的过程。丁萨不禁笑了一声，大声对小五说：“兄弟，过来抽根烟吧。我要到天黑的时候才会回去，还早着呢！”

片刻之后，小五满脸愧疚地从巨石后露出了身子，然后扭扭捏捏走到丁萨身边，接过了一根香烟。

“呵呵，是邹爽雇你来拍我摄像的影像吧？”丁萨不无嘲讽地问道。

小五撇撇嘴，一脸正气地答道：“对不起，就算我知道，也不能给你说，我是个有职业道德的调查员。”

丁萨闻言有些诧异：“调查员？类似私家侦探一类的职业？”

小五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不过我现在还是见习生……”

丁萨不禁暗笑，难怪这么容易就发现了小五对自己的跟踪，原来对方只是个见习的私家侦探。

于是丁萨好奇地问：“你的雇主就是让你来拍摄我拍照片的影像吗？”

小五摇头道：“雇主不仅仅让我们跟踪你拍照片的影像，还要全程监视你到枯叶庄后的所有行动。你待多久，我也会在这里待多久的。调查所为了让我替代以前农庄旅社里的服务生，还花了不少钱呢。”

丁萨吃了一惊，他开始怀疑眼前这个小五真是邹爽雇佣的吗？邹爽真会为了炒作旗下画家，花一大笔钱雇请私家侦探吗？

而这时，天边飘过一朵云彩，正渐渐下坠的太阳立刻将那朵云彩漂染得五颜六色，光与影都开始产生奇妙的变化。

丁萨见状，立刻转身凑到取景器前，按下了快门。镜头早已调好焦距，正对着那棵长在麦田中央的巨树。可就在他按下快门的一刹那，丁萨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：“啊——”

在取景器的小型液晶屏幕上，那棵树在麦田中的形态还是那么销魂，但在被树叶压弯的一侧枝条下，却赫然多出了一样东西。那是一具悬吊在树枝上的尸体，一根结实绳索沿着尸体颈项而过，尸体随风摇摆，晃晃悠悠的，在夕阳的余晖之下形成一道素色的剪影。

即使相距 50 米，丁萨也能看出那具尸体属于一个女人。而取景器的焦距已经调到了最佳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女人仅着内衣裤，两手却握着一条薄如蝉翼的白色纱巾。纱巾随着微风飘扬着，恍如坟头的招魂幡。

那个吊死在榕树上的女人，是许小曼。

【6】

丁萨敢肯定，在几分钟前，他绝对没有看到那具悬吊在树上的女尸。但只是转瞬之间，麦田中央便多出了一具凭空而至的尸体。

见习私家侦探小五也发出了一声惊呼：“天哪，邹太太说过，她会飞，她真的会飞……难道这具尸体是飞过来的吗？”

尸体当然是不会飞的，可在这段时间里，丁萨和小五一直待在三脚架前抽烟，根本没看到许小曼是如何来到麦田中，又是如何悬树自尽的。

“有鬼……”小五恐惧地自言自语道。

丁萨厉声喝道：“这世上哪来的鬼？别胡乱说！”

“可怎么解释邹太太凭空出现在这里？”

丁萨想了想，答道：“我猜，应该是她在我们到来之前，就已经来到了麦田中，然后爬上树，将绳索套在了颈子上。不过，直到我们到来之后，她才从树枝跳了下来。”

“有道理！”小五赞道，“丁老师，你比我这个私家侦探的推理能力还厉害呀！”

“哼，你是见习私家侦探！”丁萨强调道。

两人壮着胆子，走近那棵巨大的榕树。一股死亡的气息，在他们身边环绕着。

在榕树附近，因为到处都是干枯的秸秆，所以连许小曼的足迹都未能留下。远处只有几个三四米高的秸秆堆孤独地耸立着，找不到任何外人闯入的踪影。

“丁老师，我们报警吗？”小五羞怯地询问。

丁萨摇了摇头，说：“算了，反正是自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。”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能令他震惊的画面，拍下几张满意的照片，要是被警察一搅和，只怕又会让灵感散乱。

于是丁萨决定给邹爽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收尸。他走到了三脚架边，从器材包里取出手机，拨出了邹爽的手机号码。但电话接通后，却并没有人接听。

丁萨拽着小五，沿着石阶攀上了半山腰，然后各自驾车向农庄旅社驶去。

【7】

在回旅社的途中，丁萨接到邹爽回拨的电话。当邹爽听说妻子的尸体悬吊在麦田中的巨榕下，立刻骑着他的进口摩托车向那片有着榕树的麦田赶去。不过，直到丁萨回到旅社，都没在路上遇到迎面而来的邹爽。

再拨打邹爽的电话，丁萨却诧异地得知邹爽已经赶到了巨榕那里，从榕树上卸下了妻子许小曼的尸体，此刻正在号啕大哭。

从邹爽的口中，丁萨才知道在通往半山腰的半路上，有一条羊肠小道可直通麦田，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不过，丁萨驾驶的轿车可没法从那条道路通过，所以事先邹爽并没在路线图中画出那条仅供摩托车行驶的小道。

接下来的事，就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了。农庄旅社附近去了个乡下医生，为许小曼开了死亡证明，邹爽连夜将尸体送到了最近的殡仪馆中停放。因为在许小曼身上找到了遗书，所以警方也只是过来看了一眼，便下令收队。